

曾以《世界是平的》、《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凌志車和橄欖樹》等著作享譽全球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帶來新書《謝謝你遲到：以慢制勝，破題未來格局》(Thank You for Being Late)，其簡體中文版由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於今年1月出版。

早在2006年，弗里德曼出版《世界是平的》時曾提出：全球化進程下的科技和通信領域閃電般的迅速發展，使全世界的人們可以空前地彼此接近，世界漸漸變得平坦。弗里德曼原本以為書裡面的分析架構還能用好幾年，但沒想到，這個世界從2007年就開始出現巨大的轉變。

文：潘啟雯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如弗里德曼所言，很大程度是拜摩爾定律所賜——任何一個事物，如果多年保持2倍、3倍或4倍的增長，將會發生什麼？最終的數字會有多大？摩爾定律講的正是指數級增長：每兩年微芯片的處理能力就能翻一倍。

弗里德曼認為，摩爾定律的持續加速會對科技產生巨大影響。但是，弗里德曼認為今天的世界機器更加複雜。因為並不僅僅只有技術變化進入了棋盤的下半場，還有其他兩個巨大的力量也是如此：即市場和大自然。

「市場」是弗里德曼對全球化加速的簡稱。商務、金融、信用、社交網絡的全球流動以及互聯互通的能力將市場、媒體、中央銀行、公司、學校、社群以及個人緊密地編織在一起。信息和知識的流動使我們的世界不僅相互聯繫得越來越緊密，甚至過於緊密。「大自然」則是弗里德曼對氣候變化、人口增長以及生物多樣性減少的簡稱。所有這些都在持續加速，並也已經進入了棋盤的下半場。

由此，弗里德曼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市場、大自然和摩爾定律的同時加速構成了「加速時代」，這就是我們現在身處的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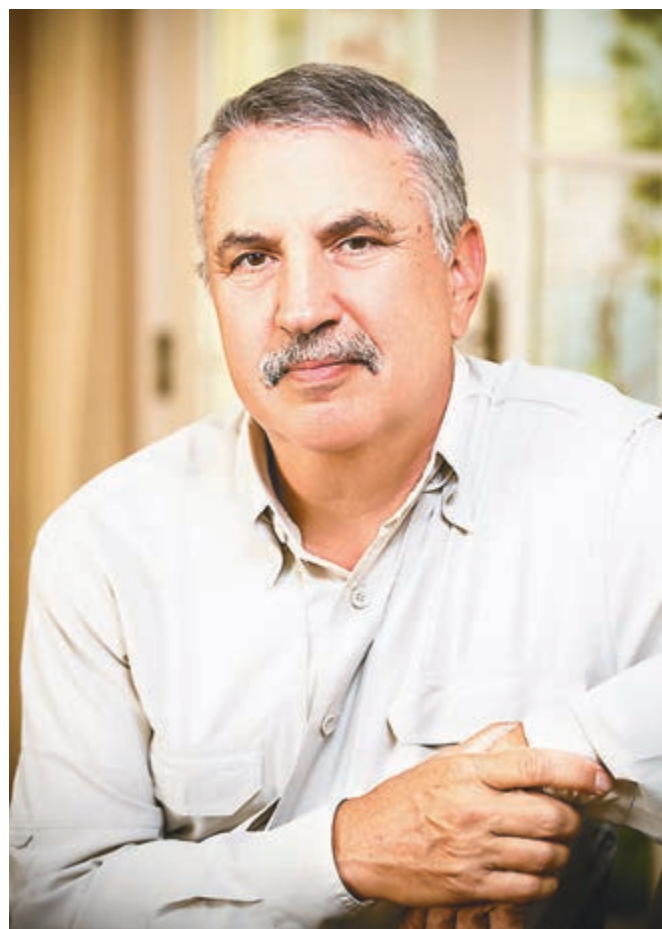
「超新星」力量重塑一切

葡萄酒講究年份，歷史也一樣，弗里德曼說2007年是個重要拐點，也是「歷史上的一個大年」：2007年不僅誕生了iPhone手機，還有一群新公司(如愛彼迎、臉書、推特、改變網等)和新產品(如安卓系統、Kindle、高電介質金屬觸極、具有認知能力的機器人等)在那一年前後出現，以及硅芯片、軟件、存儲、傳感器、大數據、DNA測序等領域的技術進步，創造了一個新的技術平台，弗里德曼稱其為「超新星」(即雲端科技)。

「超新星」或「雲」，將所有不同形式的力量，包括機器的處理能力、個人

的力量、思想流動的威力，以及全人類的力量，都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許多機器現在能夠擁有人類的五種感覺，還擁有處理這些感覺的大腦。在很多情況下，機器現在可以自己思考。

這類「超新星」還正在極速地擴大並



■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

網上圖片

加速流量的力量。新思想、診療建議、發明創新、誹謗、八卦、協作、匹配、借貸、貿易、交友、商務及學習，都可以在全球範圍內傳播和流動，並且正以一種前所未見的速度和廣度發生。這些數字的流動將「超新星」的能量、服務和工具帶到了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融入這種全球流動，開辦新的企業、參加全球辯論、學會新的技能，或是分享他們的作品和愛好。因為「超新星」能夠釋放出超級強大的能量，並正在重塑我們周圍的一切，小到我們如何呼叫出租車，大到國家的命運前途，就連我們最親密的個人關係也為之改變。它為個人和小團體創造了巨大機遇來拯救這個世界，或將其毀滅。

科技創造更多新職位

要讓「加速時代」變成我們的親密朋友還是致命敵人？弗里德曼建議我們必須「讓新發現的個人之力、機器之力、眾人之力以及流動之力成為我們的朋友，成為我們在不可逾越地球邊界的情況下創造豐富資源的工具，而不是我們的敵人」。當「加速時代」的颶風來臨，我們該如何在風中起舞？身為樂觀主義者，弗里德曼認為，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員工和僱員、學生和教育機構、政府和公民之間的契約」。

弗里德曼坦言：工作不會消失，但是好工作所需的技能要求卻在提高。換言之，技術進步或者人工智能的大量出現，「終結的不是工作，終結的是工作的全新時代」。只要個人、企業和政府致力於終身學習，機器人不會搶走所有工作飯碗，科技甚至會創造出更多新職缺。

對於職場新人來說，中產階級職業被「向上提升」(pulled up)得更迅速，門檻也正在快速提高，由此需要更多的知識與教育，才能夠有成功的表現。為了能競爭得到這樣的工作，弗里德曼認為，需要提升3R技能：閱讀(Reading)、寫作(Writing)和算術(Arithmetic)，以及4C技能：創造力(Creativity)、協作(Collaboration)、溝通(Communication)

和編程(Coding)。

在此同時，每份工作也被「撤出」(pulled out)得更迅速。這導致工作者必須更加自我激勵、努力不懈、堅毅地學習新技能或社交情緒技巧，通過終身學習，使自己比機器人及其他任何有技能的外國人領先一步。每份工作也被「向下拆解」得更迅速，不但更容易被拆解、外包出去，過時的速度也會更快。這導致需要在每一個層面，展現出更多的創業家思維：持續尋找新利基、新機會，以開創可以賺錢和創造就業的事物。

人為何需要放慢速度？

深入觀察和研究，弗里德曼發現當今世界的一個悖論：世界變化得越快，市場、大自然和摩爾定律這三股巨大的加速力量對我們生活方方面面改變得越多，每個人就越需要放慢速度，夯實足以支持終身學習的強大教育基礎，並將自己錨定在強大的家庭和健康的社區之中，就像20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弗里德曼從小長大的那個明尼蘇達一樣。

世界的變化越快，那些你無法從網上下載的事物就變得越重要，而且這些事物只能通過古老的方式傳遞——通過好的老師傳遞給學生，通過好的父母傳遞給孩子，通過好的官員傳遞給市民，以及通過好的道德領袖傳遞給他們的社區。

聖路易斯公園正是政治哲學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他的經典著作《法國大革命反思錄》(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所描述的那個他稱之為「小單位」的東西。在書中，他向社區致敬，認為這是一個健康社會的關鍵構件，也是產生信任的源泉。

在它們最好的時代，聖路易斯公園和明尼蘇達州為其公民提供了一個歸屬於相互交織的「小單元」網絡的機會，使人們可以歸屬於由信任組成的社區，這些良好社區顯然形成了歸屬感和公民理想主義的基礎。



《餡餅盒子》作者：米哈 出版：後話文字工作室

書評

文：李夢

代，但書中頻繁出現的意象，比如狹小的鐵皮屋，籃球場邊的便利店，以及蒜蓉炒芥蘭等等，都再明顯不過地指向了香港，一座時常令人覺得親切、又每每予人陌生與疏離之感的城市。二十世紀著名畫家夏卡爾喜歡將關乎童年、關乎俄羅斯故鄉的回憶鋪展在畫布上，天馬行空，另類不拘。這位時常描畫漂浮在半空的愛侶與綠色面孔小提琴樂師的畫家，卻說過這樣一句話：「我不喜歡『幻想』或是『象徵主義』這類話，在我內心，一切都是現實的，甚至比我們目睹的世界更加現實。」

這讓我想到米哈小說中的故事。或許，書中那些怪誕離奇的情節才是真實的，而身居此城的你我日日路經與遭逢的人事，則意味着另一重面向的虛幻？

又悸動又安寧

合上米哈的短篇小說集《餡餅盒子》，是在2017年最後一天的早上。這天天氣很好。透過窗戶望出去，天藍無雲，樓下街市嘈雜，遊樂場內幾個孩子蕩着鞦韆。我將這熟悉尋常的街景與書中那幾個不尋常的故事對照來看，實在要贊同作家陳慧在本書序言中寫下的那句：

「震動來了，微小，真實，一下一下。」

按照編輯的介紹，書中的六個短篇故事，關於六個「平凡的人」。可讀罷這些故事的我，最初的感覺是書中的主角都太怪了，怪到全然超出我(一個平凡普通、兩點一線上班族)的意料。如果這些都只能算是「平凡人」，那我豈不是庸碌無趣到不可救藥了嗎？

再想多一陣，漸漸明白封底「平凡」二字在此處的釋義。書中主角，比如靠吞食錢幣為生的企業家P，夢中見到企鵝飛翔的E，還有憑着沖水馬桶引來城中一場漫天洪災的渠工O，在看似古怪的外表與經歷下，都懷着如同你我一樣或渺小或偉大的夢想與期望：有人渴望愛情，有人渴望得到友伴的理解與認可，還有人運用自己超強的駁客技能在

網絡世界中穿行，試圖從虛擬空間中獲得行俠仗義、劫富濟貧的快感……

《餡餅盒子》裡裝的六個故事，有長有短，有浪漫、歡愉，也有或深或淺的哀傷，但它們無一例外地觸及了這樣一個主題：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如何自處，又如何與身邊人建構關聯？作者無意透過書中古怪甚至荒誕的情節說教、評判或宣示些什麼，他只是用(貌似)若無其事的語言講述平靜生活中那些突如其來的震動與驚悸(比如離別，比如疾病甚至生命的剎那消亡)，像是忽地投入水中的一粒石，落入深潭不見影蹤，激起的漣漪卻久久不能散去。

如果依照學院派短篇小說的寫作規則，米哈這篇作品恐怕會顯得十分另類：它們大多沒有一上來便足以吸引注意力的開篇，沒有非得「以小喻大」或是「以點概面」的包袱，也沒有歐亨利式的、出乎意料的結局。這些故事常常不知由何而起，又時常講着講着便不知所終——如果用音樂曲式略作類比的話，它們更像是蕭邦那些平靜流淌、偶見波瀾的夜曲，而不是李斯特大開大合的炫技狂想曲。

與其說我被書中那些古怪主角以及他

們經歷的古怪人事吸引，不如說我更看重作者講述古怪故事時的平靜筆調。神怪、奇幻或者說異時空的故事，我讀過不少，可是能將這些原本不同尋常的故事用一種不慌不忙的節奏與態度鋪陳開來，在我的閱讀經驗中，確是少見。

作者不刻意，也不聳人聽聞，而是反其道而行，將嶙峋的情節抻平，再砍去旁枝雜蔓，以至於故事中常常只餘下一個人、一間屋、一次沒有說再見的離別，和一場將至未至的模糊愛情。

奇怪，這樣的「反其道而行」卻不曾減弱了故事的敘述張力。我從書中平淡到不能再平淡的對白(例如「妳多大了？」或是「早睡早起，不好嗎？」)讀出欲言又止的曖昧，也從那些簡單且清淡的、對街景與人情的描寫中，找到一種渴望孤獨又期待擁抱、習慣於疏離卻又委實無法脫離人群的微妙情緒。

作者雖說從未提及六個故事的發生場景，僅以「這裡」或者「這個城市」指

書介

整理：草草

星星指引 孤身上路——聖雅各朝聖之路

作者：鄧達智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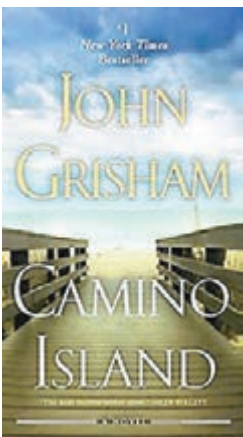
香港兼大中華時裝達人／跨媒體人鄧達智，在工作重擔、頸椎傷患、至愛母親重病並離世、發現乙結腸癌等連環打擊下，心目中的夢幻之旅一度遙遙無期。2017年新年期間，鄧達智與外科醫生戀人陳梓欣，從松島而青森而京都而和歌山、本州隆冬之旅自北而南最後一站：面對月島蒼茫

日落間，暗自起願：該年春夏之交必須上路。面對親情、感情、人生志忑，鄧達智選擇放下、獨自上路，從法國西南部比利牛斯山腰，徒步攀上長年積雪的山頂(西班牙東北角)，一直走到大西洋側、西班牙西北角的「星星指引聖地牙哥大教堂」的一段「聖雅各聖徒之路」，歷時三十天。他聆聽內心真實的聲音，在旅程結束後，對下半生投下未必為傳統及家族所接受的另類一票。

Camino Island

作者：John Grisham

出版：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紐約時報》暢銷冠軍，驚悚大師約翰·葛里遜這次不上法庭，他將帶着書迷走進書籍黑市的世界。一群劫匪潛入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嚴密監控的藏書室，偷走了《大亨小傳》作者費茲傑羅的小說手稿……Bruce Cable經營着一間很受歡迎的書店，他因為珍本書賺了一大筆錢，但很少人知道，他還涉足贓品書和手稿的黑市交易……Mercer Mann是個年輕的小說家，遇上了嚴

重的寫作瓶頸，雪上加霜的是，她的教書工作也被迫結束。一個優雅神秘的女士和Mercer碰頭了，她以優渥的報酬說服Mercer滲透進Bruce Cable的文藝社交圈，目的是挖出Bruce的底細。當Mercer知道得越多，危險就離她越來越近……Bruce Cable是否就是手稿劫案的主謀？神秘女士又是何方神聖？這個貓捉老鼠的對決，最後得勝的又是誰？

文：尉瑋

陳萬雄說饒公

國學大師饒宗頤日前驟然仙逝，社會各界皆悲慟莫名。饒宗頤著作等身，多年來與香港多家本土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多本著作。感念的讀者仍能從這些文字和畫面中追憶饒公的風采。

饒宗頤文化館名譽館長、曾任香港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裁的著名出版人陳萬雄，憶起當年的一個小故事。當年，饒公坐船從汕頭來到香港，在路上一直生病，當時同船的潮州商務印書館館長一直照顧他。也許是出於這份感激，饒公一直對商務很有感情，不僅與商務合作出版多本著作，每逢商務有活動，哪怕已是高齡，饒公也必出席。

陳萬雄與饒公的緣分，也從在商務任職時開始。他還記得當年商務策劃巨製《敦煌石窟全集》，為籌款給敦煌做保育，在饒公牽項下，劉德華等明星都踴躍支持，最後籌集了幾百萬給敦煌做防沙保育。如果饒公是學藝雙絕，那敦煌就是他學與藝的交匯點，是他一生心頭的夢，所開創的敦煌學也是他學術成就中的重要部分。「饒公對敦煌的認識、感情遠早於商務出版敦煌全集之前。」陳萬雄說，「上世紀五十年代時他已通過敦煌壁畫來研究中華文化，涉及曲詞、音樂等方面面。可以說，他是上世紀以來以敦煌為研究主題去捕捉中國文化的先驅。他也常常去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在五六十年代時就接觸了大量外國所藏的關於敦煌的材料。」

以中國筆法畫外國風景

學養深厚的饒宗頤書畫雙絕，陳萬雄說，饒宗頤的書畫有着幾個特點。首先，他的藝術有深厚的學者氣息。其次，他的書畫創新性很強。他的書法和繪畫風格多樣，更開創了西北宗畫風。其貫通中西的深厚學養亦體現在他作品中，可以「用中國筆法畫外國山水，用中國詩句吟誦世界風光。」

在陳萬雄眼中，饒宗頤是真正的「謙謙君子」，客氣、含蓄、重情，又謙遜。「他90多歲後，每次在活動中見到他，我都盡量少去打擾，但他一見到你，一定會叫住你，或者過來和你交談。認識那麼多年，他這樣的名人，我卻從來沒有見他有過架子。」

饒宗頤驟然仙逝，陳萬雄感意外，卻也沒有過度悲傷。在他看來，饒公在世時享譽國際，以高壽安詳去世，也不失為一種很美好的象徵。「他讓我們很懷念，會永遠記得他。」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